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蔡德贵

主编



当代伊斯兰 阿拉伯哲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

Dangdai Yisilan Alabo Zhexue Yanjiu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当代伊斯兰
阿拉伯哲学研究

蔡德贵 主编

Dangdai Yisilan Alga
Zhexue Yanjiu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粤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赵迎珂
责任校对:李兰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蔡德贵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

ISBN 7-01-003303-X

I. 当…

II. 蔡…

III. 阿拉伯哲学-研究-伊斯兰国家

IV. B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116 号

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

DANGDAI YISILAN ALABO ZHEXUE YANJIU

蔡德贵 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01@peoplespace.net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1.125

字数:51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303-X/B·271 定价:36.00 元

绪 论

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的总体框架

1996年2月8日,我们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了“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的项目,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于1996年5月17日获准立项。在申报此课题时,我们本以为已经有了完成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阿拉伯哲学研究(近现代含当代)”的经验作为基础,因此完成此课题不会有多大困难,但项目真正启动后,却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除了资料不足以外,在总体框架的确定方面,最难解决的有三大问题:当代的界定,阿拉伯、伊斯兰、阿拉伯—伊斯兰和伊斯兰—阿拉伯的异同,当代的主要哲学问题。经过两年多的阅读材料和认真思考,目前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结果。现将这一结果写出来,作为本项目的绪论。

一、当代的界定

在阿拉伯世界,近代、现代和当代这三个概念是同义词,没有严格的分界。

在西方世界,当代和现代似乎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当代一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1945年到今天的当今时代。现代则是指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前后至今,有两阶段或四阶段。

两阶段是指 19 世纪 30~40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即自由资本主义各国先后进入帝国主义的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即所谓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四阶段是指:第一阶段,19 世纪 30~40 年代至 1871 年巴黎公社起义;第二阶段,巴黎公社失败后至俄国十月革命前;第三阶段,十月革命后至 50 年代初期,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其前后;第四阶段,50 年代后期至今。

根据这样的一个标准,当代世界史、当代西方史,都以 1945 年为起点。但就哲学方面来说,当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继续和发展,而当代和现代无疑有一定的区别,但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把当代西方哲学看做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演变中的最新阶段,因此,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特点,也往往是现代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特点。^①

阿拉伯人把法国拿破仑侵入埃及的 1798 年作为近代的起点。由于阿拉伯人的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概念是同义词,所以,当代也可以从 1798 年算起,如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教授凯马尔·H·卡尔帕特所编的《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就是以此为标准的。艾伯特·胡拉尼的《1798~1939 自由时期的阿拉伯思想》,则更清楚地标出了这一旗帜。^②

当代中东(主要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最显著标志,是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就是在这一个时代的开端处开始的。

什么是现代化?对现代化的理解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国内

① 郑抗生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② 《1798~1939 自由时期的阿拉伯思想》,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新近提到的一个观点是：现代化就是全球化，而西方化是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他提出，1992年，联合国有一个决定，不讲哥伦布发现美洲，而是航行到美洲，但仍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要讲全球化，这确是一个转折点。从哥伦布开始，全球化年代出现，而亦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经济全球化是90年代的一个特点，但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全球化起码已经有500年的历史。这500年确是以西方为中心，谁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①

我们更倾向于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求进步、求革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种连续性的不断的变革和创新，这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利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以不同的速度、顺序、样式，在发展、在变化，使人有更美好的生活、更高效率的工作、更舒适的物质享受。可以说，现代化是对传统的挑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

这样，就引出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就阿拉伯世界而言，传统的主体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最年轻的一个，但至今也已有将近1400年的漫长历史。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一种恢宏而博大的文化体系。1798年7月1日，拿破仑作为东方军司令，率法国舰队侵入埃及亚历山大港。拿破仑散发的《告埃及人民书》声称，他入侵埃及是为了恢复埃及人的权利，他比埃及当时的统治者更为敬畏安拉，更为尊敬先知穆罕默德和伟大的

① 《文化中国和全球化道路》，《文化中国》（加拿大）1996年9月号（第3卷第3期）。

《古兰经》。^①拿破仑在埃及宣称皈依伊斯兰教，他缠头巾，穿长袍，到清真寺做礼拜，资助伊斯兰教长老张灯结彩，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但这只是一种骗局，他把自己装扮成安拉的驯服工具，只是为了平息直至扑灭埃及的宗教狂热，笼络伊斯兰教上层人物，以协助法军统治埃及。事实证明，处在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统治之下的埃及，受到了伊斯兰教外的西方势力的挑战。从此之后，阿拉伯世界的广大领土相继变成英、法等国家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过去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伊斯兰世界，为什么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法国人的殖民地？伊斯兰教内教外的思想家们开始认真地反省传统，从此伊斯兰教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伊斯兰世界思想家们在当代的永恒话题。

或许有人会说，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失败和解体，不仅是一件国际上的大事，而且是这一地区内部发生重要转变的开始。整个中东在伊斯兰帝国政体统治下存在了13个世纪之后，最终进入了现代化国家的时代。^②那么，以1918年为当代的起点岂不更好？

我们把当代的起点确定在1798年，是因为这时的伊斯兰社会，已经开始与传统脱节，阿拉伯民族开始觉醒，奋起，思想家们四处求知，上下求索，竭力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呐喊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从另一层面来说，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家本来就并不多，如果把时间确定在1918年甚至再到1945年，那就不客气地说，这一研究领域会显得极为薄弱，甚至可

① 路易·伊沃德：《埃及近代思想史——从法国入侵到伊斯梅尔时代》上册，开罗1969年版，第76～77页；参见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② 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以怀疑能不能完成一部有点价值的学术著作。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宁舍其短，而取其长，把当代的上限确定为1798年。况且我们已经有了凯马尔·H·卡尔帕特的先例。

二、阿拉伯、伊斯兰、阿拉伯— 伊斯兰、伊斯兰—阿拉伯

阿拉伯和伊斯兰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这是一个包括阿拉伯学术界在内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大难题。基本观点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是一个概念，另一派则认为两个概念。

坚持是一个概念的一派意见认为，阿拉伯等同于伊斯兰。国内已故伊斯兰学者马坚先生作为这一派意见的代表，非常典型地概括过这派意见，他是以哲学为例来说明的：“伊斯兰哲学就是阿拉伯哲学。这些哲学家是在伊斯兰教政权之下成长起来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因此，有人把他们叫做伊斯兰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叫做伊斯兰哲学。这些哲学家都是阿拉伯帝国的人民，而且他们的哲学论文都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因此，有人又把他们叫做阿拉伯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叫做阿拉伯哲学。伊斯兰哲学和阿拉伯哲学是异名同实的。”^① 这派意见在国内得到陈中耀教授的赞同，他认为“阿拉伯文化”“实际上是多种民族文化的融合。创造这一文化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科普特人，以及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都用居统治地位的阿拉伯语进行创作，为繁荣和发展阿拉伯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把阿拉伯哲学说成伊斯兰哲学也未尝不可。

^① 第·博尔：《伊斯兰哲学史·译者序》，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页。

不过前者着重‘阿拉伯’，……后者则注重‘伊斯兰’”。^①

阿拉伯学者在分析这两个概念时，既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赛义德·阿卜杜·法塔赫·阿舒尔在 80 年代出版的《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史》中指出：“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著作家们关于这一文明泾渭分明的命名。有人将这一文明命名为阿拉伯文明，理由是：这一文明的发祥地是穆罕默德的故乡；穆罕默德是纯血统的阿拉伯人，诞生并受天命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央；如果《古兰经》是这一文明摄入灵魂，勾勒前景，构筑框架，培养精神，陶冶情操的第一经典，则这一经典恰好是以地道的阿拉伯语降示于世的；阿拉伯语正是这一文明的工具，是维系拥有这一文明的人们并实现其相互理解的纽带，是这一文明领袖人物记录其思想精髓的语言；而后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建设这一文明而作出贡献的穆斯林、非穆斯林正是聚集在‘阿拉伯’旗帜之下。持这种观点的人，为尊崇伊斯兰教在这一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将‘伊斯兰’冠于这一文明之前不持异议，但是阿拉伯是基础，然后才是伊斯兰；换言之，这一文明可仅称为阿拉伯文明，或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另一派学者则强调伊斯兰是这一文明的基本的、首要的属性。如果阿拉伯是这一文明的工具，伊斯兰则是其灵魂。在伊斯兰教旗帜下，这一文明才得以产生与繁荣；伊斯兰教赋予了它崇高的灵魂，为其创造了和平安宁的环境、宽容的气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培育了高尚的道德。正是伊斯兰教帮助了这一文明的繁荣，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事实上，许多非穆斯林为建设这一文明作出了贡献，而一些非穆斯林学者本是被保护人——基督教徒、犹太教

① 马吉德·法赫里：《伊斯兰哲学史·译者的话》，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

徒,还有一些萨比教徒和拜物教徒。而这一事实恰好证明了伊斯兰教在建设这一文明中的巨大作用。正是伊斯兰教为非穆斯林营造了自由、宽容、公正的气氛,他们才得以心情舒畅地投身于这一文明的建设之中。如果不提非穆斯林参与了这一文明的建设,则可以说非阿拉伯人参与了这一文明的建设”。^①

在用“阿拉伯”称谓这一文明的学者们看来,正是“阿拉伯”使这一文明具有了明显的特性。他们认为,阿拉伯人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一个有着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整个地区的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政治实体,伊斯兰教反过来具有阿拉伯特性,而且实际上是阿拉伯民族特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依靠历史,赞美过去和每一件哪怕是同阿拉伯人稍有关系的事情,以及穆斯林传统的全盘阿拉伯化,是他们的必然结果。他们强调阿拉伯人文化、历史与理想的类似性,缩小他们间的差异,他们虽倚重伊斯兰教,但把它只作为阿拉伯人的一种感情上的联系,而不把它用作政治组织的一种原则。^② 随着伊斯兰教的出现,阿拉伯人的精神突发而起,共同的意识达到了顶点。穆罕默德为这一意识提供了领导和总的框架,而伊斯兰教使阿拉伯人意识有了明确的内容和清楚指明的方向,从本质上表达了一种包罗广泛的阿拉伯精神。它不接受部落主义及与之俱来的种种价值和理想,它提供了防止社会和意识形态无政府状态的屏障,谋求政治上的统一,反对分裂和奴颜婢膝,意欲发展统一的价值和理想,对生活采取世俗的态度。《古兰经》以阿拉伯语降世,阿拉伯这一重要的民族基础便奠定了。

① 赛义德·阿卜杜·法塔赫·阿舒尔:《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史·伊斯兰文明的总框架》,科威特1987年版,参见赵龙根:《阿拉伯人如是说……》,《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2期。

② 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51页。

阿拉伯语成了最重要的共同点,而操此语言的人有了属于阿拉伯人种的证明。虽然有贝都因阿拉伯人、纯血统的阿拉伯人、归化了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差异,但统一的阿拉伯语成为人们真正归属的一个总的框架,这正是阿拉伯人区别于非阿拉伯人的标志。伊斯兰教使阿拉伯人有了一种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人文主义讯息,使阿拉伯人有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和一种新的文明的广泛基础。由此,阿拉伯人的意识和阿拉伯的复兴通过伊斯兰教获得了意义: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历史意义的讯息和一个共同的命运。然而阿拉伯与伊斯兰的区别是明显的。虽然伊斯兰教貌似阿拉伯人的一种起义,也尽管伊斯兰教运动和阿拉伯人的运动在伊斯兰教全盛时期相同,但是当伊斯兰教开始扩张、伊斯兰教被当做进攻阿拉伯人的武器、阿拉伯人在宗教的名义下被导致接受外来统治(而后又起来反抗)时,阿拉伯与伊斯兰便分道扬镳了。“阿拉伯”出自于语言、阿拉伯化的过程、文化遗产以及阿拉伯人的历史作用,所以他们并不准备抛弃自己的遗产或否认自己的特征,而是尽力强调这些特性。^①

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古兰经》是降示给穆罕默德的一部圣典,这是一部阿拉伯的《古兰经》,是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降示给阿拉伯人的先知,由先知传播给阿拉伯人并被他们遵奉和保存下来。《古兰经》是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以阿拉伯语降示的,除了极少数借鉴于外来语和已经阿拉伯化的字眼外,它所包含的是阿拉伯人的字眼。《古兰经》以它的文体和完美无瑕扫除了所有的障碍,消除了阿拉伯人之间语言上的分歧。因此,《古兰经》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创造了一个民族,这一民族只面向真主,在他们与真主之间,

^① 阿卜杜·阿齐兹·杜利:《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贝鲁特大众知识出版社1960年阿拉伯文版,第91~92页。

有着苍穹之下的万物,正是这一悟性引导阿拉伯人走向兴盛。^①

除了语言的因素,还有情感、血统、习惯、生活方式、人生观方面的因素。阿拉伯人的情感是把首先出现在阿拉伯民族的这一地区的居住者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这一民族首先在阿拉伯半岛,继而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出现。从最早的时候起,这个民族向西扩展跨越红海和两奈半岛,并和定居在北非的种族混合在一起,种族混合便产生了。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在血统、习惯、生活方式、语言和人生观方面明显为阿拉伯的民族。^②此外,还有共同的历史。虽然单一民族的子孙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亲戚和兄弟,仿佛他们源出于共同的祖先世系,他们一般都称他们的祖先为“祖父”。但是,他们所感觉到的对他们祖先的关系,只是精神上的。它是一种产生于各种社会的纽带,尤其是语言和历史的关系,然而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血缘或血统关系。因为共同的血统不应当成为关于民族的任何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共同的历史来替代更为合适。共同的历史在形成这种精神关系和创造广泛流传的有关共同血缘的神话是最为重要的^③。

鉴于上述种种理由,我在撰写《阿拉伯哲学史》时,曾经分析和区别过“阿拉伯”和“伊斯兰”这两个概念。事实上,“阿拉伯”和“伊斯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半岛就有阿拉伯人存在了,而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后,直至近代拿破仑侵入埃及以前,伊斯兰与阿拉伯虽十分接近,但也并不等同。因为即使在

-
- ① 阿里·胡斯尼·赫尔布突利:《穆罕默德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开罗现代出版公司1959年阿拉伯文版,第67~75页。
 - ② 达尔维希·琼迪:《现代阿拉伯文学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开罗埃及复兴书局1962年阿拉伯文版,第36~43页。
 - ③ 萨提·胡斯利:《什么是民族主义》,贝鲁特大众出版社1959年阿拉伯文版,第45~46页。

伊斯兰教的统一旗帜之下,阿拉伯人也不全都是穆斯林,仍有非穆斯林的阿拉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萨比教徒存在。到近现代,阿拉伯世界分裂成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是: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也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埃及、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利比亚、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吉布提。这些国家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而伊斯兰世界则要广大得多,它不仅包括阿拉伯世界,而且还包括非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其中三个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都不是阿拉伯国家。^①

阿拉伯—伊斯兰这一概念的使用,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艾哈迈德·爱敏。他所撰写的文化史巨著,分为三部:《伊斯兰黎明时期》、《伊斯兰近午时期》、《伊斯兰中午时期》,副标题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从全书论述的范围来看,涉及到的全是阿拉伯帝国版图内的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文化史,所谓“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乃由三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一是阿拉伯人的固有文化;一是伊斯兰教文化;一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的文化。^②这也是以阿拉伯为基础,然后才是伊斯兰。

现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伊斯兰—阿拉伯”的概念。对它应该如何界定呢?曾经使用过这一概念的赛义德·阿卜杜·法塔赫·阿舒尔说:我们认为,这一伟大文明有赖于两大支柱:伊斯兰和阿拉伯。阿拉伯是这一文明得以根深叶茂的根基。这一文明是以阿拉伯语作为表达情感与思想的得心应手的工具;阿拉伯语有助于伊

① 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 页。

②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 页。

伊斯兰各民族达到思想的统一，牢固地联结阿拉伯东西方，方便学者、朝觐者、商贾辗转于这一文明遍及的地区，使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便能在那里通过共同的语言而相互理解，从而一起为建设这一文明的大厦添砖加瓦。而且，这一文明产生于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走出他们的半岛，用他们的语言传播伊斯兰教，建立了横贯东西的大帝国。这一切都认定阿拉伯是这一文明的独特属性。但伊斯兰是这一文明的第一属性，因为伊斯兰教是基础，是根本，是这一文明的基石。诚然，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但是没有伊斯兰的降示便没有《古兰经》；穆罕默德是纯血统的阿拉伯人，但是没有伊斯兰教的降示，他只会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阿拉伯人只是在伊斯兰帝国初创时期负起了圣战的重任，传播伊斯兰教，推广阿拉伯语，使西起大西洋东至阿拉伯湾的广袤地域阿拉伯化。伊斯兰教是驱动力，因此，尽管以阿拉伯为自豪，但阿拉伯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才日臻成熟，达到最高的境界。正是伊斯兰教使阿拉伯成为一支文明的、政治的力量，正是伊斯兰教授予了阿拉伯以文明的创造性标志。因此，这一文明是伊斯兰—阿拉伯文明。^①

对这种表述，我不完全同意。因为至少在当代，伊斯兰比阿拉伯更为宽泛，是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更要广泛的概念，所以，当代伊斯兰世界就不仅仅包括阿拉伯，还应该包括非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但伊斯兰世界实在太大了，至今已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国家已达160多个，要涉及领域如此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在这样一个项目中，无论是资料、还是人力，都是不可能的。鉴于这样的理由，除了阿拉伯世界以外，我们把范围局限在当代对阿拉伯世界影响比较

① 赛义德·阿卜杜·法塔赫·阿舒尔：《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史·伊斯兰文明的总框架》，科威特1987年阿拉伯文版，参见赵龙根：《阿拉伯人如是说……》，《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2期。

大的非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巴基斯坦、印度、伊朗等国家与伊斯兰有关的思想家们。这就是“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的总框架所限定的范围。

三、当代伊斯兰阿拉伯的主要哲学

阿拉伯和西方世界的当代学者们都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用西方对哲学一词的意义来谈中东或阿拉伯哲学是不可能的,纯理论的思辨哲学在中东只有有限的普及程度,因为当代中东思想界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和组织行为,中东思想意识体现着与现代化相联系的价值观,程度不同地包括公认为思想意识的一般特征的四个因素:历史观、对人类现阶段发展的分析、对未来的预测以及行动计划。^①甚至阿拉伯学者们自己也不认为当代阿拉伯世界有什么哲学,如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系主任、教授胡斯尼·哈乃斐博士是在开罗大学开设阿拉伯近现代哲学的哲学教授,但他却断然说阿拉伯近现代没有哲学。^②

这种现象在阿拉伯世界确实是存在的,其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阿拉伯社会从近代以来一直就没有统一过,思想家们思考的问题,主要是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崩溃所造成的社会脱节,自然无暇顾及纯粹思辨哲学的问题。但尽管如此,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思想领域还是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由于生活方式的多变,造成统治思想的多向、文化结构的多元、思维方式的多维。

自从1798年拿破仑侵入埃及之后,阿拉伯大片国土都沦为殖

① 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② 蔡德贵、仲跻昆主编:《阿拉伯近现代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民地、半殖民地或“保护国”，分别在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统治之下。进入现代以来，虽然阿拉伯国家相继脱离殖民统治而先后独立，但一个统一的有完整的国土的阿拉伯国家已不复存在。50年代以来，虽然有些阿拉伯国家曾做出过联合为—的努力，如埃及和在叙利亚 1958 年成立了政治联合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可惜只幸存了短短的 3 年。90 年代又有过南北也门合并而形成的统一的也门共和国。但这只能是局部的联合。90 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失败，已经宣告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在本世纪末已没有可能。

由于阿拉伯世界处于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包括着 21 个国家和地区，加上现代以来各阿拉伯国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战略，有君主制，有共和制，有民主制，有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有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有政教分离的，有宗教国家，有宗派国家，有世俗国家，有实行单一经济制的，有实行混合经济制的，还有政治上的临时联邦制；……政治战略上，在苏联解体以前，亲美者有之，亲苏者有之，亲英法者有之，不结盟者中立者亦有之。亲哪个国家，就不同程度地受到那个国家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可能采取不同的立场，此一时期亲美，彼一时期又亲苏，这就使本来不稳定的阿拉伯国家分别接受着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挑战，生活方式始终处于多变的格局。

早在 1923 年，纪伯伦就以西方对阿拉伯施舍的教育为例，深刻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纪伯伦说：“我们过去直至现在仍然吃着施舍的面包，因为我们挣扎在饥饿线上，那面包让我们活下去。当它让我们活下去的同时，它又置我们于死地。之所以让我们活下去，是因为面包唤醒我们全部的良知，略微启迪我们的才智；之所以要置我们于死地，是因为它分割我们的语言，削弱我们的统一，切断我们的纽带，疏远了我们的关系，直至我们的国家变成兴趣各异的、口味不同的一小块一小块殖民地，每一块都依附于一个西方国

家,高举它的旗帜,歌颂其荣耀和功德。在美国学校学得一点知识的青年,倾向于美国代办;在耶稣学校里尝了一口知识的人,变成了法国人的使节;身着俄国学校校服的青年,成为俄国人的代表……最终,这些学校每年都要毕业一些代办、使节和代表,其明显的证明是目前对叙利亚的政治前途存在着分歧,差异甚大。那些接受英语学习的人,希望美国和英国成为自己国家的保护人;那些接受法语教育的人,要求法国管理他们的事务;那些既没有接受这种也没有接受那种语言的人,则既不要这个国家,也不要那个国家,而希望执行接近他们知识和智力的政策。”^① 纪伯伦所说虽是本世纪 20 年代阿拉伯世界被帝国主义瓜分为殖民地时的状况,但时至今日,类似这样的受外国影响的现象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阿拉伯世界有所了解的人不会否认这个事实。

就拿伊斯兰教产生的腹心地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来说,本来他们有一定的共性,受伊斯兰教固有文化的影响较深,严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碰撞中,往往处于两难境地。70 年代,沙特阿拉伯国家议会反对政府引进电视机的动议,电视机被认为是伊斯兰文明的挑战,费萨尔国王运用他个人的机智和威望,才通过了引进电视机的动议。更为有趣的是,1978 年 1 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出访沙特,中午抵达利雅得国际机场,正值清真寺的宣礼塔传来晌礼的宣礼声,这时为欢迎吉米·卡特总统的军乐队全体放下乐器,跪在机坪上开始礼拜,留下美国总统在舷梯口独自享受那正午的毒太阳。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和文化转化的现象是:身穿长袍的沙特阿拉伯人跪在现代化石油井架前祈祷礼拜,这种现象的意义在于:有了石油的现代人仍

^① 《纪伯伦全集》(三)第 229~230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